



心經附註

三

甲支13  
630  
3







告子上十三

心經附註卷三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  
 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心經附註 卷三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是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カハツテラルニシト水  
イモウヤシナバヨ  
イゾ  
カメハホハクニユ  
カメハホハクニユ  
カメハホハクニユ  
カメハホハクニユ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  
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  
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  
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  
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  
為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水既伐猶有  
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熾則必有以  
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  
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且之氣亦不能清

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又曰孔子言心  
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  
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  
不可頃刻失其養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  
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  
師曰此章之指最為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  
○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子學操存章曰孟子不識  
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  
子却能識心○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識心一段  
朱子曰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心不是  
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  
坐禪樣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心經附註 卷三



是存若只是兀然字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又曰。絕夫女知。心而不  
知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  
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心不在焉。則視聽不  
見。聽聞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况窮  
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  
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  
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始將晦昧僻違觸情  
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哉。然心雖未嘗不  
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淨念耳。邪思

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  
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  
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  
之權輿也。按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  
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朱子答石子重書曰。  
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  
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  
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  
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



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煩理而起煩理而滅斯乃所

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或問牛山之木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格亡而彼未嘗不生格如被他禁戒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一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日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格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格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



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救入山中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敬以直內一旬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持把不能又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着又曰這箇不干別人事故雖是難亦須自著力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盡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操存多出於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亦曰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而已今據其論操存之說十一條如左靜敬別見○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自定正如此即做心主之謂也○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

心經附注 卷三



伊川欲以數珠與

若不做一个箇主意奈何張天祺嘗言約數至自  
上著牀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後須強把這心來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又曰若  
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  
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也只是於名言  
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  
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  
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他日又曰君實近年漸較放得下也○

此言則知太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以壯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又曰有  
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  
害其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  
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司馬子  
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牽故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又曰人於夢寐間亦  
可以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  
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竟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

心經附注 卷三



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  
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  
不回進道勇敢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處便精切似二程一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此言說得來大段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從從來習  
朱子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為學須是致志○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

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  
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  
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  
且靜坐先儒論主靜者自明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中  
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  
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朱子曰看康節這人被他的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

手



都在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  
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精明。○**朱子曰**主靜夜氣  
一章可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  
見人要多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  
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  
箇是不同。○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  
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來根本不立故其他  
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  
須是靜坐。○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  
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

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  
思耳。○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常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  
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  
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程子曰**操約者敬而  
已矣。按先儒論持敬者自○邵伯溫問心術最難  
如何執持。程子曰敬。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程  
是敬之一字有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二經附注 卷三



得者不可惡也

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日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用敬亦是先假了正心誠意地位蓋誠敬二字通貫動靜始末耳是於格致之先更有一敬工夫在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不然皆妄○西山真氏曰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須其理以應之則事皆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事為主一段疑當使心為事主不可使事為心主曰專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橫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温公之類

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

謝氏曰凡恭謹以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

在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子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

又學○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

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此打子放去便收斂提撥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又後自熟○問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處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朱子曰敬乃聖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門第十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所



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  
○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  
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  
侈意思也自退聽○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  
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  
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  
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  
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  
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踞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  
敬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  
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

切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曾子  
許氏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  
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  
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重  
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類念得一省察不要逐  
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此持敬之大畧  
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  
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  
敬上生在小學便索敬在大學也索敬為子  
為君為父皆索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  
索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  
要窮理○按許氏生齋我叔擾之秋無所師承而  
獨有得于程朱之心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  
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  
物則固不與世為存亡而非豪傑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程子曰人  
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按聖賢論  
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  
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

經附注 卷三



聖賢子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

○又曰曰

敬兼動靜者凡得十一條具列如左  
與叔疑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之要處  
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  
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處  
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  
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  
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  
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  
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

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

也人惡多事或人懶之程子曰事事雖多盡是人

動時宜無所○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資

有得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

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

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

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喚此心不死則日有

進○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

變而此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

耳○朱子答揚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斷所

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心經附註

卷三

十一



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舍而不丟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

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恁懶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握若要丟把握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丁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丟了或此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  
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  
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  
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  
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  
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  
耳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  
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  
未為的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

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  
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座右出  
入觀省○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  
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  
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  
之也西山真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附註**程子曰

**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朱子曰。專人他說底都是取手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此



事○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揚時。似同志。想恐二周未可望揚時。如何。曰。周子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揚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宜道。學者要當察此。○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既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鄭仲禮問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措一字。亦何所益。○

**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

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陳烈初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日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使空寂而已。○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

百四十一



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掌謂林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格曰放○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纔會睡去也即是放

心使精神常在這裏與擔百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問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

心經附注 卷二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平心也

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不以二觀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入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求，能

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附註程

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必拂之不知是則不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

能充其類亦亦甚乎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食而已，不

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兩

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氏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

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此數句被恁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



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層層  
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  
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南軒  
張氏曰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  
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爲之宰者  
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道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  
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  
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  
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  
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櫟而從事於檟棘治疾者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大者則役  
於血氣而爲人欲先立乎其長者則本諸天命而  
皆至理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  
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  
或爲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告子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為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

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為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耳。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日用事。終亦不免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附荀子曰：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



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本體。所謂不君泰然百體從之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本體。則退然左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朱子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又曰。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日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本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道。譙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大本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

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止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



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又曰人能不以富貴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太不可以末害本○附言○孟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一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心經附言 卷二 二一五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細為身死。猶不肯受噉齶之食。今乃為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附註**謝良佐問於伊川先生曰。邪想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此語甚妙

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

之心。便至於此。朱子曰。程子之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忠。尤足以發明

孟子此章之意。○**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

職。不知是為甚。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

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

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

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

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

**南軒張氏曰**噉齶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



直ニ曰ク之令モテ  
又クイフカブリテ  
ルクシテハニダ良分  
アルト

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味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  
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  
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  
慕矣。定宇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  
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於此省察之。則  
知所以過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  
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  
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  
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  
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  
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